

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研究計畫

「歷史記憶：新史學觀點之歷史教材設計」讀書會

第三次會議紀錄

時間：民國 102 年 5 月 4 日（星期六）10:00~12:00

地點：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6 樓 602 會議室

主席：甄曉蘭教授（臺師大教育系）

出席人員：甄曉蘭、陳麗華、王雅玄、桑慧芬、王立心、詹美華、
黃春木、葉玲珍、周茂椿、屠德銘

紀錄：廖苑君

一、主題：歷史記憶

二、研讀篇章

1. Burke, P. (1992). Overture: the new history, its past and its future. In P. Burke, *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*. (pp. 1-24). PA: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.
2. Klein, K. L. (2000). On the emergence of memory in historical discourse. *Representations*, 69 (Special Issue: Grounds for Remembering), 127-150.
3. Calaresu, M., De Vivo, F. and Rubiés, J. P. (2010). Introduction: Peter Burke and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history. In M. Calaresu, F. de Vivo, and J. P. Rubiés, (Eds.), *Exploring cultural history: Essays in honour of Peter Burke* (pp. 1-28). Farnham: UK, Ashgate Publishing, Ltd.

三、導讀內容：詳見導讀稿

四、回應與討論

甄曉蘭→

在臺灣的脈絡中，政治人物炒作學校歷史教育的內容，如：臺灣史、中國史等，造成紛擾，但歷史並不只有政治的角度。讀書會過程中逐漸找到本年度的焦點：教科書、歷史教育教材與和平教育的關係。另外，在場大多數非歷史背景，請黃老師告訴我們以蘭克為代表的歷史學。

黃春木→

新史學典範的相對是舊史學典範，以蘭克為代表。

蘭克史學：在當時自然科學發展的背景下，史學研究要求一定的客觀性，講求嚴謹的史料，史料作為史學研究的依據，須有嚴格的考證過程。此外，文字是強而有力的傳遞媒介，故文字史料有其重要性，是歷史研究分析判斷依據。

明史可謂最有參考價值的史料之一，比起早期的史記、後漢書、三國志等，明史品質高，因為明史的史料及編纂在過程中不斷確認內涵、嚴謹地建立系統。

國史大綱是否為史料？大部分人認為不是，是錢穆的著作。若研究明史，則當作是史料的價值不高；若研究錢穆的史學思想、民族主義的史學，國史大綱何嘗不能為史料？過去對史料的定義較為固定，使史學研究可能性較受限制，但蘭克以來的研究仍有所貢獻，專業史家的發展、學科知識的界定價值仍在。

柏克並非有意取代傳統史學，新史學之後試圖找其他可能性，目前可看出新一代的歷史學者在運用方法及史料、選用議題等方面，比前輩多元。

王雅玄→

關於新史學與小說的區別，個人認為，新史學較接近小說，但在接觸新史學之前，小說與歷史的差別是：小說雖多屬虛構，卻也是歷史記憶，如：咆嘯山莊、簡愛等，自己在去了英國後發現小說內容與親身體驗有所符應，小說中反映了真實。而歷史是不可虛構的、講求證據，但是，新史學所謂的客觀事實不一定是文字形成的客觀史料，是包含口述等不同來源，而記憶的可靠程度如何？此外，記憶並非全然客觀的史料，是透過口述流傳的、是個人的。

新史學與後現代、後殖民、文化相對論同時出現，很多東西並沒有一定的大敘述角度，接近微觀的後設敘述。這很類似質性研究需找出關鍵報告人、使用三角檢證確認，新史學是用何種方式去確定個人感受、歷史記憶的信實程度？

黃春木→

虛構、想像的東西在實際歷史中產生影響也是研究的對象，如：偽鈔，偽鈔對當時時代的經濟發展有所影響。在身體史研究方面，身體史是國家的，是來自領導者的想像。許佩賢老師研究日治時期的運動會發現，運動會不只是運動會，而是對兒童身體的想像，鍛鍊軍事化、政治化的身體，合乎現代規範的身體，由此產生史學研究，制度、活動。此外，《[製作路易十四](#)》一書中呈現，路易十四身旁有一群人為他塑造形象，使其穿著服裝形成時尚，傳遞訊息，確立美的判斷標準。

小說與史學研究的區分方面，則應關切史學客觀性的確立，新史學用不同來源的多元證據，實際上也在做三角檢證（雖無此名詞），確定史料的矛盾、對立，試圖找到綜合歸納的論點。客觀性地確認史料方面，新史學雖運用多元的史料、方法、觀點，但蘭克史學的「論據要堅實、論證要嚴明」仍重要，傳統史學、新史學皆須做到這點，以和小說區隔，小說則成為新史學的史料。

周茂椿→

在中國史來說是國史、地方史，政治上重要的為國史，地方上事視為地方史，歷史應無新舊之分。國史是史官所記，需中規中矩遵循規範，地方史為地方知識分子、耆老所記。《晚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/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一書與清代的社會現象契合，紀錄普羅眾生的生活細節，歷史要適時、不能扭曲，解釋要合宜。

黃春木→

傳統史學或新史學的大挑戰是事實和解釋，兩者大不相同，如數個事實經過調整、安排、刪除，不論是留下或刪除都是解釋。歷史的事實、解釋都是歷史研究的挑戰，傳統史學與新史學皆須面對，就新史學研究而言，各種可能性皆存在。

甄曉蘭→

質性研究、虛構和記實之間，小說或許比傳統的 empirical study 更真實。論據要堅實、論證要嚴明以及事實與解釋之外，還有研究者、史學家的 research integrity，以助於史觀的產生與個人研究。

屠德銘→

記憶不斷地被喚醒，教育也是不斷喚醒記憶的過程，以前不知道的事，透過歷史、敘述、教科書回憶去發現未知，將忘記、故意忘記、不敢回憶的事發掘出來。如公視播出《[發現少校](#)》，片中描述國民黨營長，在南京日本人投降典禮擔任警務工作時被拍照，共產黨執政後將照片銷毀，亦未向兒子提起，直到在滇緬的美軍將過去的檔案、照片傳到兒子手上，少校因此想起這部分記憶。歷史是要喚醒我們記憶，有些是不知道發掘出來、有些是經歷過遺忘，到某個環境中會重新回憶起。

甄曉蘭→

這次參加 AERA（美國教育研究協會）會議，Stanford 學者談到 60 年代的示威

如何喚起學校課程改革，例如：種族隔離（segregation）牽涉到歷史教育。但為何要重新喚起過去呢？為何要讀這些與生活關係不大的學術文獻？正因為事件的發生帶動課程改革，而學術文獻充滿記憶，大學是 sites of memories。AERA 會議中安排參觀美術館，看到 30~60 年代的歷史照片，這些都是記憶，可回憶起，並重新傳遞訊息。記得過去祖先所做的、記得 promised land 等，會發現走過的傷痛比快樂多，救贖、恩典、應許等，不是只停在過去，要指向未來的 what you hope for。

教科書並非只是研究過去的東西、學術的，The present is the past and the future.

黃春木→

歷史是通往未來的過去。

甄曉蘭→

明代中央政府控制力弱的 weak government，史學發達、學術發展豐富、文人輩出。另外，西方代表新生的文藝復興發展脈絡為何？

黃春木→

文藝復興是回到古希臘羅馬，超越中世紀，但並非推翻中世紀，也仍有宗教信仰，其實是創造許多新東西。

記憶這主題有很多學科處理，關於記憶的研究，心理學已作很多。

周茂椿→

「行進的黑箱」是指什麼？

陳麗華→

行進的黑箱，隱喻傳統歷史學有黑箱的特質，是對執迷於記憶的批評，因為歷史研究也像黑箱、對歷史意識的壓制。

黃春木→

歷史意識是歷史研究、歷史思考重要的內涵。歷史是研究變遷的學問，歷史並非研究永恆，而變遷中有因果連繫。變遷與因果的研究應以史料證據為基礎。

陳麗華→

歷史意識壓制記憶，歷史意識比較接近傳統史學。歷史意識取捨不同的記憶，歷史意識與記憶兩者是互動的。

黃春木→

每個人的某種歷史意識會產生對記憶的取捨，例如：95 課綱公聽會現場，老兵與主張臺灣獨立雙方對課綱的討論，雖然關注的事件是重疊的，但觀點、基礎點不同，這是因為每個人某種歷史記憶形成歷史意識的不同。

歷史思考並非專家的專利，每個人都能進行歷史思考，是因為我們都在回憶，而受過歷史訓練的學者，其回憶較精緻、嚴謹，正如同王汎森副院長提到過計程車司機也有一套對歷史的說法，根據他所相信的去行動，產生影響。

陳麗華→

記憶會被提出來重新看待，是因為歷史不能滿足我們，我們的記憶總在歷史中消融，而研究出來的歷史沒有我們的記憶，所以需要重新呼喚記憶。

黃春木→

大部分人並不會讀史學著作，史學著作影響有限，學術文章可能僅被少數人閱讀，所以歷史學者會在意教科書，教科書是強勢的文本，影響眾多人。

陳麗華→

例如：霧社事件在教科書上可能是一頁的說明，這一頁決定學生對霧社事件的理解。現在則是電影影響力較大，另外，小說可能更接近歷史的真相，其 **thick description** 豐富的描述，與目錄式的教科書、化約的解釋比較之下，反而是魏德盛取得歷史詮釋權、影響我們對霧社事件的解釋。小說裡含有豐富的描述，有豐富的歷史，流行文化也決定我們的歷史觀。

甄曉蘭→

如同甄環傳比正史影響大。過去教育尚未普及，歌仔戲等民間戲曲傳遞歷史故事，形塑歷史記憶。

如何讓我們的歷史記憶超越個人？個人的經驗範疇內並非對錯的問題，而是因為

缺乏全貌 whole picture，只是部分 partial，會侷限在個人經驗、感受、情緒、trauma 的影響。例如：猶太人，若他們無更高的 promise，對待歷史的態度會不同，可能就會是 history without hope、仇恨。我們應提醒自己跳脫到更高的視野，透過歷史教育來反思。

黃春木→

混融是必然的，多元差異到混融有一段過程要走，但至少要做到不強迫對方的看法跟我一樣，若無法做到這部份，之後很難進行。

詹美華→

口述歷史是用來補研究上的隙縫。學歷史如同在看和平東路這樣的主要幹道，文化史如同青田街、龍泉街的小巷道，會讓人發現幽微的地方。

前陣子口述歷史的計畫中，訪問三位教授關於認識臺灣的教科書，在訪問前也閱讀相關資料，但閱讀資料不因口訪而失去意義，口訪中討論教科書目次的形成、認識臺灣教科書的撰寫等，口訪中發現，很多部份並未呈現在教科書中，變遷與因果的關係能夠過口述歷史更能顯現出來。但是，記憶牢靠嗎？必須針對訪談問題多方檢證。口述歷史、文化史宛如 google map 道路指引提供兩點間規劃路線，兩點間有不同方式。又或許先從大街道看歷史，再從小巷道觀賞不同景致。最重要是要有 whole picture，不然就迷失在街道巷弄中，僅看到自己身邊的歷史，各為自己的觀點堅持爭執。

黃春木→

口述歷史、訪談常被混談，口述歷史有其程序、方法論的要求，也不只是在訪問的當時才決定是否為口述歷史，包括問題的準備、逐字稿的處理等都有一套流程，目前口述歷史已被泛濫地運用。

做口述歷史的時機：一是文字史料不足，不足以解答問題時，二是當事人沒有主客觀條件（不識字、生病）不能書寫文字記錄，需以口述歷史的方法保留其歷史經驗、紀錄。

關於口述史料，中研院史語所與近史所看法不一致。近史所將口述史料整理成口述歷史叢書，割捨其他豐富的訊息，而逐字稿成為機構內檔案，並未出版公開。訪談所得的資料，近史所將訪問史事彙整，整理成訪問紀錄出版，並非原本的逐字稿資料，而是受過剪輯處理的。但是，處理過後的並非唯一的解釋，必須以原來的訪問逐字稿、在語境脈絡中能看出其他訊息。

史語所認為需原封不動保留、出版，開啓歷史研究的可能性，留下逐字稿，而非留下剪裁編輯後的訪問紀錄。

甄曉蘭→

訪談稿是完整的文字，經過剪裁就成爲了著作，是史料的價值。自己曾經透過訪談轉譯稿，發現張學良在東北培育人才、選送留學生的視野。

黃春木→

這就是無意史料，在逐字稿中發現原本不是在探討範圍內的資訊，所以逐字稿應予以保留開放。

屠德銘→

錄音、錄影原件也是史料，也不見得每個人都要去看原始資料，依個人需求可看訪談紀錄，但學者則需要嚴謹的資料。

甄曉蘭→

教育研究中，很多人並未界定訪談與口述歷史。訪談是訪問過去的經驗，但不見得能稱爲口述歷史的研究。教育領域中，很多談到 life history 生命歷程、經驗，都以口述歷史處理，造成與其他方法的混淆，如：narrative study 敘事探究。深入訪談與傳記、文本是有差異的，不盡然是口述歷史。

五、散會：13:40